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流光纪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流光纪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7591825

10位ISBN编号：780759182X

出版时间：2008-4

出版时间：万卷出版社

作者：藤萍,暗,桂圆八宝,阿白白,伊陌

页数：254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内容概要

一本读者群定位在15-22岁女性的纯女性言情MOOK，国内第一本“唯爱体小说”，汇集了藤萍、江南、暗、桂圆八宝等一批目前国内最著名的畅销作者。
本期主要篇目： 藤萍《紫极舞》：（古代武侠爱情故事），长篇。
讲述武侠世界的爱恨情仇。
） 到底谁比谁更骄傲，究竟谁的爱更残酷，更深沉。
隐忍的爱，沉默的爱，疯狂的爱，究竟是真爱还是阴谋？
赵上玄、容配天、白南珠，容隐、聿修……当这些人都汇集在一起，结局究竟如何？
暗《纹身》：（古代宫廷虚构爱情故事，讲述一个宫女的爱情悲欢离合） 是情，非情。
她垂了手，如与之挥别，她的一生，由此而荒废。
她最后只看见他的眼，依旧是轻蔑不屑…… 而他是个最无所谓的人，眉目风流，俯身去在她颈旁，说，纹生，你杀了我吧。
桂圆八宝《十八层·琉璃病》：（奇幻爱情故事，故事曲折离奇） 人心莫测，深不见底，有似十八层地狱。
从始至终，他一生就是冰凉的，因着那一点点奢望挣扎着，到最后，也不过就是冷澈心头。
转瞬之间，莲花在他的身体之上，像夏季的炎热一般，疯狂而绝望的盛开了。
阿白白《南瓜大人遇见空窗》：（都市爱情故事，讲述甜蜜恋人的罗曼史） 爱情最大的悲剧，是傻瓜遇不见傻瓜，只要能遇见，那么，故事就会有开始的一天。
伊陌《塔罗·浮世·祭司的假面》：（奇幻爱情故事，虚构了一段天神穿越时空的爱情） 那个褐发的魔术师从来不曾承诺什么，但是他坚定此刻的真心，岁岁年年，不曾改变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作者简介

藤萍，叶萍萍，O型血，射手座。
1981年生于厦门，2004年7月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学院。

2000年以《锁檀经》荣获第一届“花与梦”全国浪漫小说征文大赛第一名，此后作品使始终保持在浪漫小说的畅销榜上。

代表作：以《香初上舞》为代表的“九功舞”系列；“情锁”系列；“中华异想集”系列；“十五司狐祭”系列；以及《大好河山》、《福祸朝夕》、《清水雅然》、《善·变》、《伸缩自如的爱》等。

书籍目录

[主题馆]　嫁给超级英雄[小说馆]　纹生　南瓜大人遇见空窗　十八层·琉璃病　萱慧[塔罗馆]　缘起·愚者　浮世·魔术师的假面　敖古·风逝[红人馆]　藤萍专访·辰轩专访　紫极舞（上）

章节摘录

一那一夜，雨是甜的。
即使是经过了许多年，纹生仍不相信，这从天而降的清流，人人赞之为甘霖，居然真是甜的。
想这话时，她仰卧在林中，长发如群蛇缠绕，吞吐爬满玉脂白腻的身体，清冷的月光下，那种腻白正透出融融寒光，当然也不总是白，在她身上，还有浅樱的红，乌墨的阴影。
斜斜的媚眼眼角吊上去，爆着点点笑花，怕是在笑没有人知道，白日里端庄贞静的女子，竟然也会放松至放肆，似支野生的藤，四肢伸展开去，努力触及那无法想象的境地。
片片深和浅的暗色中，发里透出茉莉花脂的香，还有淡淡的异气，她微笑，这种莫名的味道，大约就是情欲。
“我们可算冤孽？
”记得她曾这样问过他，当时微侧过脸去，故意别转了下巴，但眼角，落在那双白皙的手上，男人的手再秀气，也是有力的修长，间中的关节文雅地突出，稳稳地托着一杯茶。
她突然翻了个身，将胸口紧贴在地面上，厚厚的落叶似波斯绣毡，细软的枝梗扎在吹弹可破的肌肤上，微糙且硬，就像他的手。
她的眼中渗出水来。
他的大腿上有着华丽精致的刺青，直直伸展到根处，是副九头龙霸牢牡丹丛，青酽酽地一层宿缘情梦，龙头狰狞暴躁，花苞半闭含羞，密匝在坚劲有力的大腿上，再往上延去，变为窄而圆翘的臀，矫健细致的腰，她支撑不住，玉色的手掌顶在他腰上，指间是大片铜色的肌肉，和一波波极速的惊涛骇浪。
如此诱惑，叫人克制不住地在黑暗中缓缓摸索，可是，永远不可能有足够时间摸遍。
得不到的，来不及的，便是贪渴的源头，她执著，想要看透它，一切追随，到底，是为了这个男人，还是为了自己。
她耐心等着。
林中渐有瑟瑟的声音，她低下脸，偷偷一笑。
“你是谁？
”来人沉声问，是个男人，但是，不是他。
他没来！
他没来？
到了这个时候，不是太迟了，便是不想来了。
太过震惊，人反而纹丝不动，她依旧似条白玉巨蟒，然而目光暴怒，如果眼风是剑，那人已身中千刃。
这个中了千刃毒咒的男人，她却是认得的。
“纹生？
”他吃惊，声音短而尖促。
她还是没有动，一点点，眯起了眼睛，不错，她认得他，好多次自宫墙檐下转出，角门边，会遇到他欣喜的模样，如同对待其他仰慕者，她看他，不屑一顾，微不足道。
“你……你怎么在这里？
”他喉口干涸，想看，又不敢看，是怕再多看一眼，人便会沦陷进去，只好拧过头，拼命做出抗拒姿势。
她冷笑。
他没来！
胸口火灼般疼痛，焚出烈焰，涌上头项，若不是黑夜，便可见有青烟而起。
不相信，可还是要相信，最后那次分手前，他说的话，原来全是真的——“我们是对冤孽，如果你清醒了，就请离开我。
”还不等到她，他却先等不及了。
黑暗里，喉头横哽着怨恨，硬咽下所有愤怒与屈辱，先过了这关要紧。

“我在等你呀。
”狠狠咬着牙，齿间却进出笑，声质比较平时已大不相同，可他听不出，他所知道的纹生，不可能有这样柔媚的音带。
“来，来嘛……”抬出脸孔，纤细到尖利的下巴，还有天生的红润菱唇，这一生，是债总要讨，是账还要催，不过，要先打发了他，再去寻那祸主的晦气。
喘息，逐渐粗重，他仍在抵抗，他不肯转头。
不知何时，她已无声滑出暗色，想来女人大多如此，躺在地上，是滩祸水，立起身，却是条蛇精，她袅袅地，长发直到小腿处，像披了件黑丝的外衣，半隐半露，衣不蔽体。
她极力地引诱他。
长安城中世家的豪富子弟，若要收买，用财是不可能的，她也出不起许多，然她所有的，最可靠有效的，也就是这点色了，趁着他转过脸来，她挺身上前，用那条丁香软舌，名符副其实，堵住了他的口。
男女之情，贪欢爱欲，所有的声音、手势和动作大体相同，狂乱地转身，紧紧拥抱，鼻息咻咻地在身上游走，一个招架不住，二人翻滚倒在地上，当身体重又回覆到那层细枝软毡上时，她竟有些明白过来了，原来，这一切，都一样，不一样的，只是人。
可，他总是他。
一个女人，若想套牢男人的心，就只有软弱些，听话些，令他心生爱怜。
这是从哪里听来的话？
她竟坚信了这许久，为了他，甘愿放下所有身份矜持，在漫漫长夜里苦苦候着。
可是，他还是没有来。
不知何时，天空渐渐飘下雨来，牛芒针尖，洒在滚烫的身体上，一粒粒露珠样的汗粒，转眼又滚落皮肤。
林中水汽迷漫，清朗的空气里仍混有一丝腥热，她被压在下向，努力呼吸，咦，淡淡的麝香味，怎么连气息都是一样？
她毫无征兆地，‘咕’的一声笑了出来。
天快亮时，她独自回宫。
靠看父母的体面，她是宫中皇上恩赏的女官，十三岁进宫，专门服侍太后，在宫里很有地位，所谓奴大欺主，平常不得宠的妃子遇见了她，也是要点头打招呼，尽量礼数周全些。
守夜的人赔着笑，为她敞开大门。
她径直入了长廊，先不去内宫，向右行，台阶到底，通往七皇子府，大清早，皇子府中空落落的，看门人连同院中的一个小婢女，根本拦不住她，含着一口怨气，她闯进寝室去。
七皇子劫并没有娶下妻妾，此刻他的床上，却正好有一个女人。
一进门，便可见透明的浅翠纱帐下，裹了玲珑裸艳的胴体。
她呆住，虽然是早料到了，可亲眼见来，总是当头棍喝。
下人们不敢进房，只在门口低唤，七皇子劫从帐中显身，身上胡乱披了件白绸袍，一夜贪欢未足，那双平日会笑的眼睛，不再神采飞扬。
“纹生，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份。
”他很是疲乏，因此冷冰冰，分外无情，“咱们之间事说出去了，你也别想有好结果！
”她瞪住他，就是这张脸，这抹唇，曾说过些什么？
他曾抱紧她，百般怜爱，可现在，他说起身份。
她突然心寒，又拾起理智，不发一言，转头就走。
这事别人不会知道，他自会打理一切，若是事情传出去了，他也难辞其咎，她是得宠的女官，他却是争宠的皇子，你看，世上也有这么一些东西，他得不到，她无所谓。
二她去服侍太后。
一夜放纵，她微微有些黑眼晕，太后是个老女人，也是个过来人，看着最宠爱的女官，她笑得满面慈祥：“纹生，你今年多大了？
”“回禀太后，纹生已经二十岁了。

”“宫里的事务拖累了你呀。
”“纹生甘愿的。
”太后摇摇头，她不相信。
哪个少女不怀春，年轻美貌的女孩子，若得不到释放，便都成了小妖精。
宫里罕有男人，她们便勾引皇上，连皇子也不放过。
她管了太多，管不住更多，可是，在心里面，她喜欢这个纹生，倒愿意放个人情，成全一段姻缘。
“你可有了意中人？
”老太后温温和和，亲亲切切。
纹生怔住，其实一直以来，她就在等这么个机会，可临到了头，又完全吐不出口。
“皇子们成了亲或定了亲，正室都有了人。
”老太后闲闲地端茶，撇沫，“如果你真要挤进去，只好做个侧妃，还是底下的王侯公卿好，年轻有为的大有人在，许多又不曾娶妻得妾，你若选得中，倒是可以成为堂堂正正的夫人。
”她低下头、妻、妾、婢、奴，曾经以为，只要是他的人，中他的意，她就都可以承受，但现在……
“若叫你亲口说来的确是为难，”太后呵呵地笑，“如果有意中人，就让他来我处讨你，无论是谁，我都会考虑答应。
”她耳目朦胧，不置可否，手上功夫不停，心思却已飘散出去，他会来吗？
搞得这么僵局，如果她开口，他可会来讨人？
暗暗地，她开始懊悔、矛盾，早上，也许不该这么轻举妄动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便是什么样的人，万事何必太认真，重要的，是他这个人。
事务结束，退出内宫来，她无处可去，犹豫不决地，又往他府里去。
看见那围绯红宫墙下的大门，她远远停住，立在株长柳下，不再向前，隔着绿玉红墙，她不知内里风云，他应该起身了，是否还生气着恼，可否会有些许歉意？
忍不住心焦气促，举步复止，也许不是个好时机，也许过几天来会更好，可是，她实在等不及。
彷徨中，马车徐徐驾来，杏黄挂帐，吞金雕杆，分明是他的坐骑，她一惊而起，避之不及。
大门里涌出人，掀起绣帐，搬出锦凳，扶下车中的贵人。
男人，锦衣玉带俊面红唇，女人，绡袍丝罗万花簇拥，彼此嬉笑打闹，神情里旁若无人，勾肩紧拥。
他低低说了些什么，她恼了，劈手去掴，手掌才沾上颊，却被他马上咬住指头，仔细地咂……她突然看不下去，转头冲回去，原来这就是他的生活，如果她介入了，有一日，便要看一日。
四天后，太后唤来她，眼里露着狡黠：“纹生，原来，你还是瞒着我事体。
”她心虚，低头谢罪。
“你可认得段宗秀这个人？
”“这……”她冒出冷汗，当然认得，那个晚上，他说：“请叫我宗秀。
”难道她仍没有断了他的念头？
难道他得了便宜，又来宫中卖乖？
见她紧张，太后倒觉得是种羞涩难堪，止不住呵呵地笑：“原来你的意中人是他。
昨天，他恳求皇上，要讨你为妻，你这孩子，不是说来找我吗，他怎么去求了皇上？
”咦？
她傻了眼，不过纵情一夜，他居然来讨她。
“皇上来问我的意思，我这里自然是答应。
”太后的欢喜夹带了欣慰，最怕女官爱上不该爱的人，提出非分要求，可她挑了督察院佥督御史段宗秀，原兵部右侍郎段辉之子，年少英挺人物端庄，又不曾娶妻讨妾，位居四品，不大不小，但对于纹生，已是正好。
“放心吧，婚事由我叫人来操办，你跟了我这么多日，我决不会亏待你的。
”纹生始终呆立，这些天人很憔悴，因而反应缓慢，明明拒绝的话已冲到嘴边，不知怎么的，无法脱口。
不错，她年纪大了，早该出去配人家，而他也早已订下了右相之女，年底便要完婚，难道真要去做妾为婢？

眼睁睁地看他在面前风流快活，还是嫁了吧，至少这次是她先离开。
她想，段宗秀究竟是怎么样的长相？
如此面目模糊，可她喜欢，那个同他一样的身体，罢罢罢，既然得不到他的人，那个相似的身子她也要了。
“纹生，”太后俯身来摸她头顶，有些舍不得，这个女孩子万事总称她的心意，“虽然你要嫁了人，但我不会革了你的女官位子，记得有空，经常来宫里走走，好陪我说话。
”三婚礼不过三个月后，果然办得体面风光，太后身边的红人出嫁，嫁的又是权贵人家，来贺喜的大小官员挤满一室，段宗秀喜服金冠，忙里忙外，眼角，不住瞟往内室的房门。
那一夜，他出城办事，走错了路，却遇对了人。
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
为什么会狂放至此？
这些已经都不重要，富贵子弟见多识广，她的大体情况，略一思量，便也猜得到。
可是，他不计较。
他喜欢她，这个用四肢胶缠住他的女人，全身仿佛柔若无骨，滑若凝脂，令人魂飞魄散。
他爱她，说话时像是在呻吟，呻吟时又如同在叹息。
她坐在喜床上，红裙绣带，金凤珠钗，头上盖着罗帕，有尺长的流苏从四只角上淌下来，坐姿端庄，人却倾耳静听，外面，喜官在仰声唱名，右相、六部六科、詹士府、太医院、翰林院，人都来了，太后、皇上，皇后、诸位皇子亦皆有赏赐，她还在等什么？
难道盼望他会来，念头一转，自己也笑，这可不算是痴心妄想，他怎么会来，他根本已经放弃。
还是静不下心，遣差了贴身小婢去看贺礼，故意要来诸位皇子的礼品清单，坐在红帐下，一手挽起罗帕，一手横执香卷，仔细地查看，五皇子，翡翠镶金冰蝠在眼前一尊；六皇子，琉璃刻丝包檀木山水屏风一架；七皇子，彩线嵌宝双面绣九头龙牡丹一幅……。
她惊住，手上悚悚发抖，看得身边小婢满面奇怪。
“缁珠，这房里太红彤彤了，你去将太后赏的那对如意拿来，放在这厢案上。
”“是。
”“回来，”支着头，像是突然想起什么：“好像上面还有副九头龙牡丹的刺绣，也一并取来，挂在那面墙上。
”“是。
”缁珠想不通，却也不好违命，去将物品取来，按吩咐——放置好。
她眯起眼，只盯住那副绣品，多么熟悉的图案，纵然是每每触摸不及，可总在心底烙了个印子，那暴目狂虐的龙头里，嵌着滟滟的红宝，如他的秀目，深邃无底，第一次在白日仔细瞧个清楚，原来龙头的唇角是上翘的。
牡丹半绽轻舒，龙身团盘飞舞，鳞片勾爪弯利，九首四散开去，每一张嘴都隐着笑意，冷笑、狂笑、嘲笑、讥笑、不怀好意的笑……“真难看，”她实在控制不了声音里的愤怒，“缁珠，把这幅画拿走，我不要看到它。
”老实的婢女摸不着头脑，依言又来搬动，心里有些不耐烦，这样的新娘子，的确少见。
她坐在原地，罗帕已放下，脸上余怒未消，那幅画不知被收到哪里去了，胸口起伏中，她竟又有些后悔，是否该再去看它一眼？
红烛焰芯轻摇，有轻风拂进窗帘，婢女出去开门，把浑身酒气的新郎放进来。
他已半醉，脚步微跄，并不要人扶持，自己走到床边，紧挨着她坐下。
缁珠溜了。
他掀了罗帕，又勾起她下巴，借着烛光，细细品赏，禁不住得意满怀，如此美艳秀媚，又有显赫的背景，中他的心意，配他的身份。
“纹生，”他轻吐慢唤，密贴着耳垂，那里的肌肤最娇呵敏感，“你终于应允这门婚事，我保证今后永远不会辜负你的选择。
”纹生笑，她自己不知道，这一刻的笑容酷似画上的龙头，她也看不出，这两者间到底有什么宿命的联系。

想来爱情这幕悲喜剧谁先入得场，便注定要吃了亏。
婚后的生活也算美满，他体贴周到，关怀备致，她也乐得享福受用，闲来无事，便去宫里与太后细话家常。
偶尔，也会遇到他。
入秋的季节，他穿了一身白衣，走过内宫的花园，人一行动，原地便留下摊醒目的印子。
在蜿蜒的长廊下，他们面对面经过，他微微而笑，她忽然头晕。
“纹生，新婚可曾满意？
”她不语，让开，这样笃定的嘲弄，只怕是无力反击。
才低头，又见了他手，捏了把玉骨的纸扇，指指纤长有力，指甲透明干净。
虽是秋天，她却渗出汗来，瞬间遍布全身，狠狠咬了牙，不敢再看下去。
见她为难，他偏还要上来调戏，斜过肩胛，耳鬓厮磨，“怎么了？
难道心里有什么委屈？
猛然，她抬头，眼中精光爆现，不过是一个动作，也早已耗尽全力。
难道今生都要受他这般嘲弄，永世不得脱出欲海。
在内室，太后认真打量，她更丰润了些，面上光泽，如渗进了宝石粉末，但眼眶微红，似有心事。
“纹生，男人的事，不要想得太多，给一分眷恋便是一分的福气。
”“是。
”“你已是正室，便是大局敲定，其他的小细节，不必过于关心。
”“是。
”她根本听不进去，满目都是那个白得刺眼的影子，他以为这样就完了么？
一副同绘的刺绣便打发了她，所有的甜言蜜语，不过是甜言蜜语，可是，说过了，便有人记住，这一生，她若肯放过了他？
才怪！
两个月后，宫中突然惹出事端，向来体健的皇上整日里头晕目眩，并夜中有呕吐之症，太医来看，说是疲惫伤神、气血不顺，才伤了龙体，精心开了药方，小心调养。
不过了几日，太后急召，宣纹生入宫。
此时，已是深夜，她一径入到内室，见那年迈的贵妇人倚在湘妃榻上，满面焦灼。
“纹生，你可知皇上病重？
”“是气血亏损之虚么？
”“我的傻儿，此言差矣，宫中有道流言，皇上的不适，怕是缘于一种毒剂。
”“中毒？
”“快小心些，此事万万不可宣扬，你倒想想，谁能替我查清此事？
”纹生跪在榻前，俯下身来，“既蒙太后垂爱，把真话告诉了婢子，自然，此事不宜再让外人得知，如果太后信任，婢子的男人，是督察院佥督御史，他办事行动方便，又有个官家的正名，管理此事，人选最最合适。
”“不错，唤你来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”太后叹息，人若位重权高，便一日不得安生，一道小小的流言，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叫她寝食难安。
“来，来，来，哀家这里有道懿旨，你带了去，嘱咐段宗秀好好核查，不可放过一处怀疑的所在。
此事若办好了，我必重重再赏。
”“婢子遵命。
”她怀揣着重命，匆匆回了府，一五一十，娓娓说于丈夫听。
“别开玩笑，如果是毒，太医一早查出，再说所有御用饮食，都有宦官亲口尝过，哪里来这空穴之风？
”“唉，你这傻子，原本宫中所有御用的食物，是不可能间中下的，可如果说这种毒药，是被分散下在食物、饮品里，分量极微，一件入口，根本不会引起毛病，非长此久往，积聚成众，方显出效果来，这种事体，难道也是不可能？

”“这……”他想了又想，只觉匪夷所思。
“另一种可能，这药，若是由身边的人所下，难道皇上宠幸个妃子，枕边帐里，端水递茶，也有专人可以亲尝么？
”“不错，”他点头，可又立即摇头，“照此说来，此举更是难题，若是分散下毒，吃的吃了，倒的倒了，如何再能查寻而出？
妃子投药，更是无稽之谈，试问我如何能进到内宫，找出蛛丝马迹？
”“良人，夫君。
”她咯咯娇笑，柔软的声线似一轮靡音，不知何时，已将手贴在他襟上，延着衣的管袖，一路抚揉上去，他穿得是宽身的袍子，外衣下并无一物，被她纤手一搓，立时耳赤身热。
“你娶我，难道只是为了爱我？
我既然肯嫁你，就是要助你一臂之力，尔盛吾盛，君隆妾隆。
”所谓引诱，仿佛徐徐引出一场好梦，繁花似锦隐约可见，但未必可游得随心畅欲。
自香甜，转迷醉，发浮想，坠沉沦，然后修成满足完全。
不错，她很兴奋。
入宫七年，这期间，看遍光怪陆离，形形色色，万变不离其宗。
邀宠、争功、流言、密谋、机关，一道道的关闸升落，每一运启，接驳处尸首填塞。
皇族的疑虑是无孔不入的，他们怕鸩毒，怕刀剑，怕逆谋，怕异己，独独不怕，这空穴来的风，无因而动的影。
她所做的，不过是句小小的话头，借了不相关人的口，传入掌权者的耳，辗转沉浮，她总能得到渴望的东西。
她亲手设的局，自然是早认定了人选，第二天，直取朝鸾宫。
最承皇恩雨露的丽妃，披了浅紫绢衣，立在园中，俏生生人比花娇，明滟滟秀媚入骨，她最得意的是一头流水般的长发，不绾不束，飞洒而下，窕窈迤逦，有如烟笼光环。
纹生远远见了，走过去屈身施礼。
“纹生，今日怎么有空来我这？
难道太后又有什么吩咐？
”“我不过是路过，”她也抿唇，朴素大方的一个圆髻，几柄白玉小钗，鬓边倾下两股散发，遮住了，秀目中星星的狡黠。
“贪走近路，打扰了丽妃娘娘清静，还请万万恕罪。
”“这么急着走路，难道是宫中有急事？
”“纹生不知。
”

编辑推荐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